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十七回 穆春血濺雙峰廟 扈成計敗三路兵

話說穆春因平日氣憤，打死姚瑰，放火燒了房屋，與蔣敬在路上商量到何處安身。蔣敬道：「前日會著戴院長，他說李應、裴宣在飲馬川，阮小七、孫立在登雲山，重複起事。飲馬川在河北，一時難到。登雲山就在山東，我和你到哪裡何如？」穆春道：「山寨裡住慣了，在家裡甚是不服，不去賭錢便是闖事。如此甚好！」竟取登雲山的路。行不上五十里，蔣敬因前日雪天跳江受了寒氣，又辛苦了，覺道身子不快，頭疼身熱，著實狼狽。說道：「兄弟，我有些病發，走不動了。」穆春道：「這怎麼處？這裡還是江州界內，倘事發起來，就了不得！哥哥勉強前進，尋客店歇住了，覓個醫生，贖貼散寒的藥吃，自然好了。」蔣敬只得捱去。又走四五里，見一座廟宇，扁額上寫著「雙峰山神之廟」，要在門檻坐一坐，忽打個寒噤，仆倒在地。穆春慌忙扶起，道：「哥哥，你病勢沉重，去不得了。且靠在這門檻上，待我進去問過廟祝，借間房睡著，好尋醫生來看。」蔣敬點頭。穆春走進前殿，轉到廚房，見一香火在那裡燙酒，穆春道：「我是過往客商，有個哥哥在路上染了病，行走不動，要借貴庵權時歇息，尋醫生贖貼藥來，好了就行。重重把香金奉送。」香火道：「我做不得主，要問師父。」穆春道：「師父在哪裡？你請出來，我自對他說。」香火提了一杯熱酒，到房裡好一會，有個道士慢慢的踱出來。穆春看那道士，赤眼鬚髯，身長面闊，穿一領鑲邊香皂鶴氅，戴一頂黑氈純陽巾。穆春向前施禮，又把方才對香火的話說了，道士手捋鬚髯，說道：「只恐有病的人不便。」穆春道：「我這哥哥不過感冒些寒氣，沒甚大病，求老師父方便。」道士對香火把嘴一努：「教他西廊下住著。」又踱了進去。

香火引穆春到西廊下，卻是報應司的神座。地上卑濕，門窗破敗，又無關閉。沒奈何，只得走出，扶了蔣敬，背上行囊，到西廊下。撥扇破門放在地上，將被窩打開，伏侍蔣敬睡好。繡袋裡取出二錢多重一塊銀子，到廚房遞與香火道：「這塊銀子，把你買酒吃。有薑湯與我泡一碗，我去贖藥來，勞你看顧，還要重重相謝。」香火接了銀子，覺道沉重，歡天喜地的道：「有，有，客官你去，我就送出來。」穆春轉得身，那香火泡一大碗濃濃的薑湯來。蔣敬勉強坐起，一氣吃下，重複睡倒。穆春道：「兄長且安心睡著，我去贖藥就來。」香火道：「下北五里路便是雙峰鎮，那鎮上有名的太醫叫作賈杏庵，細說病緣，對症發藥，一貼就好，遠近聞名的。這客官還要湯水，我自送來。」穆春取了銀子，剛要出門，見裡面走出個人來：

身材瘦小，性格兇頑。數莖鈴口鬚，襯著雀斑凹臉；一雙鷹眼，聳出鷹嘴鼻頭。行業沒有專門，姓名不時改換。慣要吹毛求黑痣，無非淺水起洪波。

那人帶六七分酒意，踉踉蹌蹌，攜著一個小舍出來解手。那小舍見了穆春，叫道：「小郎！」穆春為贖藥心忙，竟不聽得，一直去了。那個人姓竺，名大立，是江州一無賴子弟。倚著母親有些姿色，有人幫貼，略讀幾行書。只是唇槍舌劍，覆雨翻雲，紮火囤，開天窗，做刀筆訟師，無所不為；更兼好淫，不論男女。那小舍與他鄰居，是開賭坊的池大眼的兒子，乳名芳哥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面白唇紅，年紀十五六歲，性好頑耍，不肯讀書。先生要責他，一時害怕，被竺大立哄到雙峰廟裡，幹那沒要緊的事務。這道士又是不守本分的，喚做焦若仙，與村中保正袁愛泉交好，就聯絡了竺大立，拜為兄弟，三個人一串。焦道士察聽地方事故，袁愛泉便申報上司，竺大立把持衙門。有些油水，三股均分。當地人無不切齒，叫做雙峰三虎。那竺大立騙池芳哥到庵中，與道士公用，這不消說得。

當日在房內飲酒，竺大立聽得有客人與道士借寓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半酣之後，攜了芳哥的手出來小解，見芳哥叫穆春聲「小郎」，便問：「甚麼小郎？」芳哥道：「長在我家賭錢的穆小郎。」竺大立關了心，道：「前日柳塘灣殺了兩個人，酒罈中又有個碎屍，胡撇古報官說是穆小郎同一個不識姓名的人，定是他了。現今出一千貫賞錢，何不通知袁保正拿去解官領賞？」走到前廊下，見蔣敬把被蒙著頭睡，頭邊堆兩個大包裹。急回房道：「老焦，上門買賣到了！」焦道士不解其故，正要相問，忽有三個人撞進房來。大家坐下，竺大立道：「袁保正，我正要使人請你，來得卻好！」問：「這二位何人？」袁愛泉道：「是本府公差，來討地方盜賊的甘結。」指左邊坐的道：「有名的朱潑天，官名喚做朱元。這位是他的伙計。聞得竺相公大名，下鄉來特來一會。」竺大立大喜，道：「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」叫道士取三個大碗來，每人吃三大碗：「有一樁美事在此，你們吃了方才說出。」三個真勾吃了，竺大立道：「江州柳塘灣殺了兩個人，一男一婦，地鄰胡撇古報官，一個不識姓名，一個是穆小郎。這事有的麼？」朱元接口道：「我同伙計正為此討甘結，恐怕地方窩藏。」竺大立道：「先把這一千貫賞錢大家均分再處。」袁保正道：「竺相公又來取笑。影也沒有，怎的便分賞錢？」竺大立道：「這兩個我已捉在便袋裡了。老焦，就是那問你借寓的。」道士道：「一向認得的麼？」竺大立道：「我不認得，芳哥見他出門，叫聲小郎，問起來，說長在他家賭錢的穆小郎，豈不是他！」保正道：「他出門去了，哪裡尋他？」竺大立道：「有個害病的在西廊下，他到鎮上贖藥，自然就回。」朱元跳起身道：「先拿了那害病的，問知真實，方可行事。」齊道有理。

一哄到西廊下，朱元便揭被喝道：「你這殺人賊，卻躲在這裡，可見天理昭彰！」蔣敬見了一伙人，曉得事發，便立起來道：「列位不須性急，自有分辨。在下是潭州人，姓蔣，從建康回到湖廣。船家陸祥、張德將酒灌醉。半夜裡拿刀搶進艙來，我一時無計，跳入江中，多虧茅庵裡老師父救得。劫了我五百兩銀子。到江州會著個弟兄，訪到柳塘灣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，因此殺了他。到官也便是這篇話。」朱元道：「強盜的口哪裡聽得！」袖中取出青索子，扣頸縛了：「我是江州差來緝捕使臣，等拿了穆小郎一並解官。」扯了便走。蔣敬身上有病，見五七個人，敵他不過，隨他扯去。到柴房裡，把門鎖了。竺大立、焦道士、袁保正便把行李包裹拖到房裡，打開一看，見雪白的五六百銀子，又有金珠首飾，喜出望外。竺大立道：「這宗財物是我尋出來的，我應該得一半，那一半你們均分。」保正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且提了穆小郎再處。」焦道士喜歡得緊，重去宰兩個雞，開了窖下的好酒，擺出果品菜蔬，開懷的吃。竺大立教道士喚香火到西廊下伺候：「穆小郎回來，不可驚動，哄他說這位客人有病，師父恐外面有風，移到房裡，騙他進來捉住便了。」道士就去吩咐香火，依計而行。

那池芳哥一時衝口叫了一聲，見他們如此舉動，懊悔起來，想道：「那穆小郎在我家賭錢最是直氣，長把頭錢給我。今日分明我害了他性命，日後回家，父親知道必然埋怨，須通知他才好。」其時已是掌燈時，竺大立等人財物到手，大家歡呼暢飲。池芳哥只推酒醉，先去尋睡，輕輕走出來。到西廊下，見香火坐在門檻外打盹，芳哥推醒，香火只道穆春回來，叫道：「客官，你贖藥來了。」見是芳哥，便道：「小舍，你出來做甚麼？」芳哥道：「那兩個客人知道是真是假！那干人存心不良，我和你著甚來由？須要救他。」香火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。那客人是個好人，一進門就送二錢銀子。哪裡不是方便，我同你去門外等他才是。」芳哥和香火剛走出門，只見穆春急奔回來。香火搖手道：「不要進去。」穆春不解其意，見了芳哥，叫道：「池小舍，你何故也在這裡？」芳哥便扯穆春到松林裡，如此這般說了，道：「我與香火商量救你，小郎，你走了罷！」穆春道：「多承兩個好意，只是我的哥哥在內，怎處？」芳哥道：「再消停一會，待他們醉後，悄悄的進去，放了同走便是。」穆春道：「不打緊，我且進去看他們動靜。」

輕輕的到房門前，探頭一望，只見亂呼大嚷的，猜枚行令，都是歪斜身子，醉眼朦朧。朱元道：「此時也該來了。」竺大立道：「又無人走風，自然撞到網裡。」忽叫道：「芳哥呢？」焦道士道：「你的心愛人先去睡了！」朱元笑道：「你兩個受用的勾了，今夜讓與我罷。如今雞奸的罪名改得重了，要我出首麼？」穆春按不住心頭火發，因無器械，轉身到灶邊尋劈柴的斧子，又尋不見，只有一把開山的鐵錐，口上銀子也似亮的，提起來，那腦闊厚，約有十多斤重，歡喜道：「勾了！」把衣服紮起，提了鐵錐，直闖進房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干賊囚如此可恨！吃我一錐！」眾人見了，慌做一團。這間小房子又無後路，擠做一處。穆春咬牙切齒，奮起勇力，先把袁保正打倒。那伙計要奪門而走，穆春把錐柄當胸一擡，也翻在地。朱元拿條板凳來抵，穆春用力一錐，卻

打在桌子上，碗盞打得粉碎。把腳一踢，那桌子倒了，焦道士被桌子橫壓在壁邊，滿身雞汁。朱元將板凳劈頭打來，穆春左手接住，右手奮錘，一聲響亮，早已腦漿迸裂，跌在一邊。焦道士推開桌子，立得起來，穆春夾脖子一下，便歪在桌子底下。單不見了竺大立，穆春道：「奇怪！」向院子裡一看，那竺大立卻躲在芭蕉葉裡，把錘隔窗打去，竺大立擊手來遮，一錘把右臂打折。穆春回頭看，那保正、伙計、焦道士還在哪裡掙命，料是走不動了。

走出廚房，見香火、芳哥兩個做一堆兒，蹲在灶下草裡，兀自抖不止。穆春道：「我的哥在哪裡？」香火掙了半日，才掙出道：「鎖在後面柴房裡。」穆春拿了亮子，叫香火引去，見門鎖著，問道：「鑰匙呢？」香火道：「他們鎖的，不知在哪個身邊。」穆春踢開門，叫道：「兄長！」見蔣敬坐在柴上，說道：「那些狗頭都被我打倒了，好快活！」見項上有索子拴著，取出解手刀割斷：「且到哪裡，我還有施為！你這一會身子怎的？」蔣敬道：「我吃下薑湯，又是一驚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倒覺鬆爽。那幾個人來盤問，我身子還軟弱，動手不得，且待你來。」穆春再到房裡，尋包裹行李不見，香火指道：「在那首臥房內。」穆春進去，果然放著，腰刀也在。就拔出了鞘，再到前房把保正、朱元、伙計、道士的頭都割下，問香火道：「可有酒麼？」香火道：「庫房內有。」穆春走去，提出一罈叫香火溫來。又去櫥內搜尋，還有一腿羊肉，半只熟雞，將解手刀切開，請蔣敬坐地道：「兄長吃碗熱酒，雞肉且不要吃。」叫芳哥、香火也同來坐。芳哥道：「小郎，你把我膽子都嚇碎了！」穆春道：「小舍，你後日切不可同這千人走，明早快些歸去，你父母在家懸望。」斟上大碗，一連吃上五七碗，跳起來道：「還有一件未曾了當！」叫香火點了亮子，到院子內提出竺大立，把衣服剝去，喝他跪下，罵：「你這狗頭！快把從前虧心短幸事從實說來，我便饒你。」竺大立道：「好漢若肯饒我，我便實說。某日詐某人若干銀子，某日強姦婦女，某日拐小官，某日謀死某人，那興訟構非、誣証詞狀、唆人起波的事一時記不起許多。小人死不足惜，只有母親在堂無人養贍，求好漢饒了狗命罷！右臂已折，再寫不得刀筆，情願改過自新了。」穆春笑道：「你的母親，我曉得有人照顧，倒不勞你養贍！你說右臂已折，寫不得刀筆，只怕你腳指頭夾起筆來，還要陷人。我與你平日無冤，往日無仇，何故生此毒念？就是池小舍，是好人兒女，不該騙他出來壞他行止。」又斟上大碗酒吃了，把竺大立拖轉來，一刀剝下頭來。摸著胸膛道：「惡氣已消，再和你吃幾碗！煎藥與你吃。」蔣敬道：「兄弟，我見你這般豪俠，病都好了。此間不是久留之地，且打點前路。」穆春道：「有理。」吩咐香火道：「那焦道士自然有些積蓄，你先收拾過來，明日去對地方說，叫他報官。」對池小舍道：「你作速回家，省得報官牽累。已後不可再去遊蕩。」到房裡駝出行李包裹，把刀插在鞘裡，掛在腰邊，同蔣敬出了門。

其時約四更天氣，霜華滿地，寒星閃閃，也辨得大路。獨自背上行行李包裹，教蔣敬空身走。蔣敬道：「身子如舊了，不知昨日怎的一霎不好起來。」穆春道：「想是這千人惡貫滿盈，鬼使神差的要我們替天行道。」走到天明，店中打了中火再走。

不多幾日，已到登雲山下，只見旌旗遍野，密布刀槍，紮下三個大寨，便不敢近前。退到大路上，見一座酒店，且買酒吃。叫打兩角酒，有好噶飯拿來。酒保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有官兵在此紮營，賣不得酒肉。」蔣敬道：「為甚官兵在此？」酒保道：「登雲山有幾個頭領屯紮，東京樞密院差一員大將，領三千兵，會合登、青、萊三府征剿，到這裡有半個多月了，客商也都斷絕。」穆春道：「山寨裡頭有個阮小七、孫立麼？」酒保道：「客官是何處？問這兩個頭領？」蔣敬道：「向在梁山泊同受招安的。」酒保道：「即是如此，請到裡面亭子上坐。」搬出酒饌款待，說：「是顧大嫂伙家，開著做眼的。若要會他們，要到晚間，從小路上去。」

等至更深，酒保引路，到了後寨，嘍囉通報。直至聚義廳上，相見畢，阮小七道：「兩個兄弟來得正好，幫助幫助。」孫立道：「前日我們打破登州，殺了楊太守，請這位欒廷玉大哥做山寨之主。那一個是扈三娘哥哥子扈成，都是他計謀。楊戩恨殺了他的兄弟，蔡京又怪安先生，把蕭讓、金大堅刺配沙門島，被我們劫了上山，安先生聞知也就來了。奏過朝廷，差御營大將鄔瓊領三千兵馬，調齊登、青、萊三府都統制會剿，見過兩陣，雖不分勝負，只是寡不敵眾，相持半月，無有退兵之策。你兩個怎知我們在這裡？」蔣敬道：「小弟在建康遇著戴院長，知道列位在此聚義，要來投奔。不想在江州被劫，幾喪性命。兩次患難，多虧穆兄弟救得，今日又得相會。」那扈成看說完，問道：「孫大哥，這兩位好漢可托得心腹的麼？」孫立道：「都是梁山泊舊時弟兄，哪個不是同心合眼水火不避的！」扈成道：「若然如此，倒有一個極好機會。」欒廷玉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扈成道：「青州都統制黃信，念向日情誼，推病不出。蔣大哥好扮作黃信，選五百精壯嘍囉，打青州旗號，竟去合營。說太守催促，患病得痊，共建功業。那鄔瓊是京官，登、萊將官都是新選來的，決不認得。過幾日，我這裡差人去投降，必然將驕卒擒，那時裡應外合，定獲全勝。」眾頭領聽罷大喜，設席慶賀。

第二日挑選嘍囉，製造青州旗幟，諸色停當。扈成又使蕭讓做了青州知會文書，金大堅雕了印信，先差人遞去。又過一日，蔣敬裝做黃信，領五百兵，原從小路下山，大寬轉從青州路上來。

到了大營前，報青州都統制領兵來合營會剿，鄔瓊因先有了知會文書，坦然不疑，開轅門傳進。蔣敬到中軍，見鄔瓊坐在上面，萊州、登州統制官俞仁、尤元明列坐兩旁。蔣敬向前參見，鄔瓊起身回揖，俞仁、尤元明平拜送坐。鄔瓊道：「將軍托病不來，敢是為舊日情分麼？」蔣敬打一恭，正色答道：「末將前日在梁山泊造下迷天大罪，幸蒙恩赦，建立微功，除授顯職，已是粉身難報。這班反賊，惡習未除，重複背叛朝廷，萬死猶輕，還有甚麼情分！只因末將感冒寒疾，不能速趨麾下。今幸得痊，知府恐誤軍機，催促前來。逗留之罪，萬望寬宥。」鄔瓊見蔣敬言辭激烈，相貌魁梧，舉手道：「久聞將軍有『鎮三山』之號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蔣敬遜謝，請問：「主帥見過幾陣？強弱何如？」鄔瓊道：「這些草寇都是狂魂野鬼，只是欒廷玉武藝略可，先是楊都督標下，在東京曾會過，除授登州，不想也反了。其餘多不足道。三戰三北，死守巢穴不出。將軍看我近日成功！」正談論，中軍官報道：「登雲山差嘍囉來遞降書。」鄔瓊道：「喚他進來！」嘍囉膝行到帳前，叩了頭，呈上降書。鄔瓊看了，道：「這伙草寇來納款，列位將軍以為何如？」尤元明道：「王者之師，恩威並用。他們也為時勢所逼，權時哨聚。今既向化，當開一面之網。就是前日梁山泊，亦用詔書招撫。」蔣敬毅然道：「不可！」只因這一句話，有分教：雄兵一旦填溝壑，猛將須臾喪戰場。不知蔣敬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《水滸》一書，兄弟合傳者，唯阮氏三雄。七郎最快，餘皆讓美於兄，而後傳則為其弟獨開生面。伯升雲亡，文叔乃勤遠略；孫郎早世，仲謀始創霸圖，古今理勢宜然也。穆春在前傳中自吃病大蟲打後，奄奄不振矣。此何其雄姿英發乃爾？豈賢者不可測耶？抑作書者之立意如是也？若孫新、鄒潤，皆然也。）